

湖刻校

史記評林

十四

			五〇	漢書門
二	一	四	一	
五	〇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二七九		五〇	漢
函		一	
七	二五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1
冊數	25 (15)
函號	279 26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淺草文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

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

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梅又

懷王梅言諸姬者東妾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

為代王徐廣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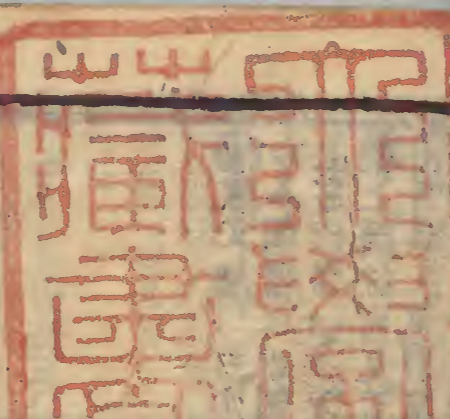
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

與韓魏攻趙襄子於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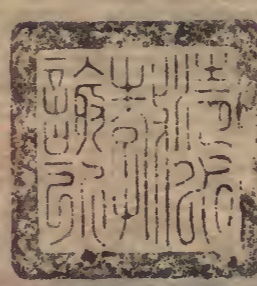
晉陽即此城是也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

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梁也以代盡與



黃曆晉披澤字諸
王不教以禮義而
乃大其封邑通所
以禍之



陳文燭曰曰比年不朝留曰既朝上疏因留曰及後朝上疏欲留見皆出自梁主意有窺伺神志之心尚非天意之來未必不

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一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為其淮南之謀也黃義曰孝王既借後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于王入則臣雖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裁至交迎者景帝之失也

按此篇關鍵在未置太子立太子案太子又立太子西向上也為後梁王觀觀德望張本

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縣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捷略與漢等

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曰在陳留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

日在陳留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

出續漢書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賈太后少子

郡國志也

董份曰余生主廣
後書後歷如益

王世貞曰梁孝
王廣睢陽城七十
里西苑方二百里
作曜華宮築兔園
園中有百灵山層
寸石落依嚴猶龍
岫又有鴈池之間
有鶴洲見諸其諸
宮觀相連延亘數
十里奇果異樹珍
禽怪獸畢備王曰
吾宮人宿客式鈞
其中是漢之諸王
踰於後世之主也
然此猶何曰王也
梁廣開苑園採
土築山千里九坂

漢家二嶺深林絕
潤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異方珍怪畢
有是漢之貴戚踰
於後世人主也然
此猶可曰外戚也
去廣漢於北山下
築園東西四里南
北五里激流水注
其中構石為山高
十餘丈連延數里
卷白鵝鵝紫鸞鸞
翠牛青兒奇獸珍
禽委積其間積沙
為洲噴激水為波
瀾致江鴈海鶴及
雜產致延漫林池
奇樹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
重閣修廊行之移
步不能偏是漢之
富氏踰於後世人
主也吾故因梁孝
王而併及之

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蓋

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

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

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

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

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鳥諸宮

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

孝王竹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

園也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并而後下和之者稱

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

遺音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

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察如淳曰在梁東北

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

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

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

從千乘萬騎乘大駕八十乘皆備千乘萬騎而

出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入言警索隱曰漢

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驛止人清招延四方豪傑

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驛

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

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

怪非常也奇音紀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

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有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

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

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

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

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與漢宦官無

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

與漢宦官無

按漢書四下有
謀字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
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云漢家法謂
關者隔也引事而關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
格如淳曰坡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
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歧棚音閣周成雜字歧
云坡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
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
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
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
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及內史韓安國進

歸有光曰按安國
傳因長公主謝大
后事在前非為勝
詭事疑世家誤也

按良山即今梁
山泊

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山此怨望於梁
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
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
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
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
忽忽不樂北徼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
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徼處也
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轉

陳壽典曰前日帝教帝子此曰帝果教子于見太后溺愛者小則前日景帝憂也此曰景帝哀慎見景帝之孝友補馮下時情狀如畫而於是字數後字及字乃字不輕放也

上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孝王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王之王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寶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明齊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子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於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按王共王之子孝王之孫也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

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

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壘壘有畫雲雷

之象以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

入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

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

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

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措

置指以為索隱曰措音迫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近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竿也謂為門扇所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王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疑是行字又不故除故以朱大異其字中心今按候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臬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是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

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善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

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

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令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余擅亂高帝

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

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

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亦成

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

●表黃曰武之罪景帝為之也夫秩等威定諸武治道不謂也而帝皆忽之故梁王欲用警之則許之警則許之傳位則許之傳位以二事者豈理故也哉不能以義法裁之而惟明言是拘卒陷以僞繼而貽母憂庸非力之不早亦故利吾于其而知者言却語春秋必係之弟今人之垂戒遠矣

天月... 卷之...

按漢諸侯王朝
見期法具此

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
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創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
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
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
是後成王沒齒不
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騎蹇日久數聞景帝好
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且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
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
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
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
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

按漢諸侯王朝
見期法具此

按此當入孝主
傳

按揚雄云殷道
親上二句出尚
書緯

與今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木亦遠乎非
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
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
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
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
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
尊尊其義一也
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
祖之正體故立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
其子尊其祖也
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
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天月... 卷之...

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又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

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詔，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

光緒曰：按綱目書云：梁王武使人殺袁盎，袁盎表盜天子之說，臣梁王安得使大殺之？漢法為不殺道矣。雖然，却伯克段春秋則惡，而至此，非景帝之過，執事直事其義自見。按梁王止來殺大臣，文吏窮本以為謀反。甲叔悉統梁獄詞為善，死入父子之間，愚以為論之未及也。夫事出子顯明者，雖重而易釋。

而越之則密莫可
踪跡者則其疑之
也必深方是時使
軍門之計不行主
信之言未納而天
子之震怒未已則
空手來見帝之疑
且不止于殺疾臣
而謂其謀危社稷
矣必坐秋以阿熾
之料而再遣使
治梁矣是重太后
憂而甚帝之不德
也安在其善如父
子之間哉編讀
披覽之時求精善
實而不為苟且糊
塗之計欲詞既具
則奉詞以請于帝
曰太后在上而梁
王犯法則法則傷
恩不誅則法法臣
愚竊念七國連使
梁國困急使梁王
左足一搖則山東

非法有也是其功
社稷功足以說于
天下臣願以舜為
法擇一小國變置
梁王使吏代之治
俟其子孫之克蓋
前愆若復其故封
則太后无不食之
憂帝无親弟之名
而漢家之法亦无
地而不幸不慮矣
發燒獄詞為戲

云漢霸昌厥在雍州萬
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
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
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
耳謹以伏誅矣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詔曰急趨
譚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
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
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從封於梁太后鍾愛廣
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子功抗吳楚討醜孫
羊勝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噬王
禍成驕于致此徇往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吳興陵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武帝餘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

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閔子索隱曰閔音退程姬子

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

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兒姁反兒姁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以孝景帝

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推後表儒者

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

黃慶曰景帝十三王惟河間最賢其李惠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李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封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有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茅坤曰五宗世家並罪狀不足現覽

而河間獻王頗好木藝史公不能傳其遺事可惜

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然難之謂獻王曰
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
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
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火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
處其中造火謂所向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
所行皆法於儒者
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
云授謚頃音剛

臨江哀王閔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
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
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曰
服虔云

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
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
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
云黃帝之子燮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

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
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妣無為行神之由
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
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紙或用狗以其紙血累

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
江陵城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曰
服虔云

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都所訊
懼而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落蓋為榮不以道
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

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郵都責訊王王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

最長火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
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
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

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

王娶曰恭最長者
而傳居王後以
其從太子廢後乃
為王

王維禎曰臨江罪
高實負郭郭郭深
竟致死此孝王
不死以遺經術木
臣訊也
朱駟曰景帝殺臨
江閔王燕數方銜
王置塚上王葬抽
丁姬塚數千銜
王校中史書道
此非志區也以言
會歌多憐之人不
好也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六年

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與馬晚節正義曰晚節

齊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

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

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

奴大人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騎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

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

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

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

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

淖女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及淮南事發治黨與

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

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敬臣為蓋侯事既聞漢公

卿請捕治建太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

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以孝景前二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

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近婦人病之數月而

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噴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
 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茲甚有司再請削其
 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警省蘇林曰為無所也言錄無所省錄○正
 義曰顏師古云警財也省府庫壞漏盡府財物以
 視也言不能視錢貨財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索隱曰謂不封其官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
 置宿衛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
 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
 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
 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夢地曰今諸王封及世家在在有不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
 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
 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
 害深無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彭
 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
 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多設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
 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汗以
 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歿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賈之賈也

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推音角獨言權謂姑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賈賈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

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浴官室機祥服度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坤蓋云楚信鬼神越

從走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字反下工弗反微是郊外路謂巡微而伺察境鬼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其敢留邯鄲其太子丹

與其女及同產妹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

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

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有子

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

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

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洛川中

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而肅日疎其言其雄壯詞子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後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

康王子項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

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大

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

按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甚可誦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自的的為
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挂裳免籍笄
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姓而飾
女汗也漢律云見奸變不得待神姓音牛而飾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
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
前一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
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主來朝有詔更前
稱壽歌舞定主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
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
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為長沙王服
音拘

右一國本主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
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主
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

幸臣桑距也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

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

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
告中尉秦彭

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
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

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

鏃失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
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

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
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窺治
其辭出此事寄於

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
夫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

諸兄弟最意傷之發病而久不敢置後於是上問

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
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
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
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六安王慶以元狩二
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
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三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

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
愛姬生長男悅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
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

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亦得
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

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云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
三蒼云媚大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媚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悅為人

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冷諸子
與長子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

不收恤稅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祖憲王喪悅自
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

也太子勃私竊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
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王后索隱曰按

及問王勃請速勃所與竊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因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發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正義曰泗水海州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主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當之權者乃全之也于其可見漢初之无制矣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褻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焉六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為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物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

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
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
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逆自
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肅
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
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
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固
其進黜失經而固纂交書通列為傳失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終

吳興凌雅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昧歿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

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與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

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

犬馬心昧歿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察臣去

病昧歿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

董分曰三王之封
詔制奏請皆爾雅
深婉上下皆得休
矣故太史公特於
其詞矜然不虛
哉
楊慎曰三王世家
具載詔奏制冊天
子恭讓群臣中義
文詞矜矜可觀又
見漢廷奏與頌作
施行之式

余有日按此即
今題與之例意古
未有故太史公因
錄之以存其體不
厭其繁也

弟坤曰按此即今
都官會議制

按始封諸侯

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

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

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太常臣充

翟索隱曰莊御史大夫臣湯。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

日趙大行令臣息。索隱曰太子少傅臣安任安也。

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

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

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恣虧瘠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郵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

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

臣賀等。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

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

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愼

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

立皇子臣閔。徐廣曰臣且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

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

入為立君長司牧之耳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

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

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

教義而疆使為諸侯主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

按新蔡官制書
以不增入

有所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官。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必言臣謹與列侯臣
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
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
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
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
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
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
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
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鄭索隱曰蕭何初
封市之鄭音贊後其子襄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
續封南陽之鄭音嗟也襄厲羣臣平津侯等曰公
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
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

余有曰按諸侯
王祿國列侯祿家
故曰家皇子為列
侯即上所謂列侯
家之也
孝坤曰前疏在二
月之亥下尚書丞
及臣下而說而漢
天子再推之並書
且三月丙子可見
當時君臣之間批
答甚速不必近代
累旬而後報也
楊慎曰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引詩文
小異或所見異辭
大抵漢人引經不
泥如也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
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
分王諸侯王子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
弟故有百餘國已為列侯而今又列位失序不可
日謂諸侯王子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
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索隱曰齊王臣且索
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臣且索
日燕王也漢書臣胥索隱曰廣為諸侯王三月丙
子奏未央官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
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羣公不毛何
休日白牝股牲也駢剛赤春周牲也羣公不毛何
日不毛不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
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
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必言臣青翟等

三十三

按此又增次臣
康叔曰康叔叙建
故與制所云亦即
今康叔休

董倫曰康叔伯
禽知未成人見三
王當封高康叔伯
禽后有助伐見封
之得也

與列侯史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
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
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
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
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
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
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
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
一則殷爵二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
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

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
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統

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降

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

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正義曰
匈奴傳

云霍去病伐匈奴
終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
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

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

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歸嬰章句曰元戎太戎謂

兵車也車有木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

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肩突先啓敵家

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開禁倉以

也殷曰黃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

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
立膠東王

按此項入臣壽
成二十七八

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臣青翟臣湯等竊伏
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
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且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
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
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
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
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
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
蕭何之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

董坤曰讀此蕭漢
之君臣建大政與
諸臣所為誅請式
例如登
董份曰可與周書
諸命同為古雅

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
宜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
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
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
自古有此名
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
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
曰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
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
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
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

陳仁子曰書稱誥命所以可傳于世者雖以其詞亦以其文正帝于九五齊王燕王廣漢王二子同日受封今讀其策命詞語以風土之宜教以輔佐之義語音溫厚直有成周訓誥風度班史謂號令文章察然可觀者此其元也惟三子或天或自殺竟死伯禽康叔之業三後策書音重為三子屍

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製於戲如言受茲青社張晏曰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鳴呼戲音稀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立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土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

為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索隱曰稽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占天也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

氏盧老獸心索隱曰按何奴傳其國貧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盧老壯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毗常昭云毗民也三蒼云邊人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降旗奔師如淳曰

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旗作期而服處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如淳云即昆徙城張晏曰匈奴北州以綏臣贊曰悉爾心毋作怨

毋德徐廣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日索隱曰毋乃廢備索隱曰蘇林云菲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
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不得
正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
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
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也五湖之間索隱曰

具區洮滂彭蠡青草洞庭或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徐廣曰一作壇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

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伺好佚母遜宵人應劭曰

好逸游之事通近小人張晏曰伺音同○索隱曰

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七獲鄒氏宵音謾謾

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六十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

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

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

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

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也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

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宜天子中挹志在急

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閩國負海且社惟女

宵人不遜葷游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屬有光曰三王世
家本不關讀此贊
文可見太史公亦
不及見三王後事
褚先生後隨遂謂
亦其世家不可得
也虎亦云三王之
王文論可現可知
獨載其文詳也

六日

茅坤曰類今八跋

○趙恒曰恒按三王世家昔云片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數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用論者也以無者新立則云無足乘也以天子恭諒群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則文辭爛然其在語中是未嘗亡也籍意分封莫不有冊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冊獨為可觀則漢文亦雅非特三王之制為然安得二二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取其冊列其事且為疏錯殊亦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自褚先生

茅坤曰通雅集文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三王世家

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歿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
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
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
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
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

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
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
天祿長終有過不書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
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王昭然獨見誠齊王
以慎內誠燕王以無詐怨無肥德索隱日本亦
云作菲德下二云勿使王北首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外
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
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
御之而已無侗奸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

奸佞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
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
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
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
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二千餘
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
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
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
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
應劭云在朝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
平曲縣屬東海郡
又云在濰州又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
云南利故城在
安縣北七十里
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
云南利故城在
東八十五里
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

地志云高密故城在濰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
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
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
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
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
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
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素隱曰已下
並見荀卿子白
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
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堯堉北迫有
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暈粥氏無有孝
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
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一君皆來降旗奔

師輩粥徙城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德者勿使上苛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側也曾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且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感於內寵誅太子而立董孺能不使胥且疑怨

董份曰按宗正主屬籍故亦正王以宗系之事御史執法故按詠王祭兵之罪滿意通儒術故勝券以理使王自知其罪

亦由權臣輔政貪食立幼主之利遂得獨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咄非其生太中宗正人臣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各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一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自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按此與漢書本異

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謂王曰古者太子必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太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歿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

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修中徐廣曰徐者析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濯之修謂洗也音思澆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且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廣陵故城今在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正義曰漢郡

黃張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請皇帝恭讓
始終落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
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補先生條釋其後
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矣
謂廣陵王果依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
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
策曰七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成舜
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
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
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主世家獨其
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
書補之其書醇諱以保國步民為戒庶幾
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主自
廣陵主存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呪身茲
國除有育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為
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終

吳興凌雅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唐順之曰太史公
創史記列傳蓋以
載一人之事而為
休不同迨後兩漢
書三國置諸史
則第相視觀而已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一莊子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 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
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
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室令老子尹喜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肩列傳之首正義云
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為列傳首
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
設道則禁惡威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
道齊妙興法垂流理居列傳之上今既佛
揚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
而與伯夷合為十卷甚為無謂大亦義激
世莫先伯夷而若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
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

王盤曰太史公伯夷傳原傳時出

王盤曰太史公伯夷傳原傳時出
感憤之意夫韓退之何者傳亦做此
李奎曰傳休刑叙
重後設論獨韓退
之王承福傳敘事
議論相用原有伯
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敘
事傳之變休也
唐順之曰此傳如
蛟龍不可抑拔又
曰勢極則折詞極
于微若就若續起
去入妙
陳亮曰傳伯夷先
言由光等因其有
逃讓之說也明其
不定信也
王慎中曰伯夷之
莊瓊東衛而處者
皆可以為其許而

夷傳居首為一卷之末以管晏為一卷之末以
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書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
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
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歿生
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
綜宏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
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
輕為立論本朝又有下
補計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未世爭利
維彼奔義讓國餘成天下稱之作伯夷列
傳第為管子儉矣夷吾則吝齊桓以化
公以治作管子儉矣夷吾則吝齊桓以化
清泚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
非列傳第二然則太史公作伯夷列傳
其非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
唐開元救見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
和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
傳正義本不足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
並列益參亂矣今所論
文悉依太史公之舊書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占詩三千餘

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

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

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四十一篇是詩

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

夏禪讓之事故云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

堯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

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

天下者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王者大統傳

天下者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

曰皇甫謐曰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

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正隱堯

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

巢父牽犢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污

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

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故浮游欲聞求
其名譽涉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殺犢許由
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二里許由

混不見於一子者
以不扁為高而水
堯之見求友以肆
而逃之見名為高
而傳之後不異於
讀史者方且決其
事之有無以關傳
者之妄予以為正
使如好事所談以
為實用尤不得後
以為高身
董份自先叙登其
山見有其人也
按乘讓許由蓋
莊周寓言妙天
下為不足道耳
太史公言有許
由家乃明其實
有是以而又曰
文辭不少概見
則無非議之事
已隱然言外矣
羅大經曰太史公
伯夷傳文章絕唱
也以求仁得仁又

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卡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錄記也然堯讓於許由
受而逃事具莊周議主篇○北義曰經史唯稱伯
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
故言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益揚
其文稱余而加其上蓋有許由家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問莊周說許由務
光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其文辭不少
水務光負石自沈於潁水是義至高也蓋以由尤
概見何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概見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
相讓又義不食周粟

何怨之語設問謂
夫子稱其不怨而
采薇之詩猶若未
免怨何也蓋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而
違規古今操行不
軌者多富乘公正
登憤者每遇禍是
以不免于怨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
操為可尚其重在
此其輕在彼况君
子病沒世而名不
稱伯夷顏子得未
子而名益彰則所
得亦已多矣又何
怨之有

而餓死嗾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也即下米薇
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
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其詩云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
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
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
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
註丙寅作殷湯正月二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
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唐順之曰即馬之
諫不經見而許
太史氏夫子此稱
伯夷不仁得仁而
孟阿氏以為更與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益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
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太公同避封歸周而借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美與太公也何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也文王也親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証說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乎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之北。河東山在隴西，首又載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在遼西。史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首陽山在遼西。史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九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爾雅云：西北曰明，即夷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齊餓死處也。毛詩：草不凋，云：薇，山菜也。葦葉皆似小荳，蔓生，其米亦如小荳，薤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

夷瀕淵為義而遭禍，災盜嘯為惡而獲福，善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按其志，則正入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不也，從天下之賢主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伯夷叔齊者，乃獨以善不可成，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傳而自知名也。王直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

主而不自，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儀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忽忽矣，矣，終于嗟徂兮，命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干嗟，嗟嘆之辭也。徂，往也。死也。道之時，至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大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難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固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食飽也。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賊與跖同。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大，亦大盜，故世倣之。大盜故世倣之。

史記卷之...

餓而死也史惡何
自而知之餓者豈
必皆至乎死
李泰陽曰顏大賊
春以之言耳彼信
能世世推移取富
厚是豈多金去貨
財矣知其後之不
喪也

盜賊人之肉也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非
用而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
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
○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賊兇暴惡戾恣
性怒目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
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路既
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寧直者當也或音
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
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陌家在北
縣西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
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陌家未詳也
索隱曰言盜陌無道橫行天下竟以此
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
長尤大者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明之證

黃伯曰太史公寓
言為秦漢遺刑之
意

王應麟曰程子云
天道其大矣可以
測知曰類何為而
天何為而為此
皆指人言較天
理非知天也
○趙恒曰是道何
德哉曰倘所謂天
道是非非和重登
致疑於天人之際
有似夷齊之不能
無怨也直至道不
向以正乃失言不
重復輕此而所以
無怨之言也疾以
世而名不稱一句
乃一審大意言生
前之官得不可求

謂北郭駱鮑索隱曰鮑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由
徑索隱曰澹臺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既
不可勝數謂龍逢此余甚惑焉僮所謂天道是耶
于屈平伍胥之史公或於不軌而逸樂也蓋天道
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或於不軌而逸樂也蓋天道
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
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味之也○正義
曰僮言他蕩反僮未定之詞也為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
不同任其運遇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
我亦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歲寒
為之無相而名不可求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然後知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然後知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

而後世之名乃烈
夫之狗財亦猶會
雅參庶之馮生各
從其志也至若穴
之士云云致東通
篇大意照當矣沒
世不稱之語也以
運成不稱者乃可
悲則更各得美子
名顯者為可無恚
明矣
茅坤曰論語于正

董份曰分處在維
引經傳較若出諸
已而縱橫變化莫
測其端尤特瑗詭
伯人乃有故正伯

史補著錄矣
○李廷机曰余讀
揚升菴評曰春秋
首隱公史記世家
伯夷與列傳首
伯夷與列傳首
不味其研精史李
后讀大史公自序
曰秦伯避歷刑案
是適又武收及古
公王迹闔廬武侯
實與荆楚天差克
者子胥焉庚信於
親我與已既滅焉
伯之諡作吳世家
第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林伯夷水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如誰不
免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怨而
光不少概見則向
之西山試草扶詩

亦有不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
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
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
則士之清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知松栢
清切於盜匪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隱
苟合於盜匪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隱
又謂伯夷讓德之不執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
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彰顯回附驥尾而行若蓋
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巳亦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焉故引賈子會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類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狗財烈士狗名是也
相非罪與伯夷相埋滅而不稱若夷齊與回劫行立
子疾沒後懼伯夷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與回劫行立
漸見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賈子曰索隱曰賈子然也
而解太史公引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索隱曰賈子然也

上狗名奪者必穢者索隱曰言貪穢勢以於奪也象庶
之義○正義曰馮者特也音凭言象庶之情益焉特
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兩而柱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引此句者同起也○索隱曰又
則萬物之情者得親見故已今言人得者書言世
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
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
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
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政禮經紀
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樂詩記川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詩所以

一本作冒
可是

寫怨者皆付之水
消風釋矣又何怨
此太史公發橫城
外羅入經謂東坡
赤壁賦步驟此傳
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惟得孔子志之
故益若若曰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后世無聞焉是
以祇行其名者必
附青雲之士也此
一篇大意若不如此
此則首尾似不相
貫而引前光事少
味矣

按丹鉛摭錄云
青雲之士謂空
矣空居世者
孔子是也附青
雲則伯夷顏淵
是也後世謂登
此路者皆重譽

矣
趙恒曰伯夷叔
齊雖美以下大意
言夷齊以烈士狗
名溥夫子序列而
名益彰耳先怨也
惟夫山穴之士祇
行立名如夷齊者
后世不遇夫士而
名不傳為可悲可
怨耳通補委曲感
嘆子長蓋自許而
自傷也趙舍有射
言其所趨在此則
所舍在彼趙舍貴
則舍舍名節令名
則舍富貴貴此類
若相夷之類也正
義詳註以未明

立故長於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非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護諒易以類化春
秋以道義發亂世反之正其近伯夷叔齊雖賢得
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夷叔齊雖賢得
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未
養之性得太史作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述而世益睹附驥尾而致子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子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理以類類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舍有時
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聞巷之人欲砥行
連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問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獨行修德在鄉間者若不
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大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能友盜
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
聞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
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

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
免而不得紂之存以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
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
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
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
雖書曰宋人弑其君并曰然晉荀林父衛孔達
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
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
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發詳由非天子所稱不述
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以爲舉顏子盜跖
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
子而名益彰其肯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肯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捉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
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王直曰史記後蓋子而作或書備而記事
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
知三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

天月石千五

衛君之微意于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
而功于世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必有功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君而已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居
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
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處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天下去此
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為天下無紀左
臣毒痛四海之約而行師無紀左右乃
實敢諫之土戕天之行師無紀左右乃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問之萬一扶去其
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此殺萬一扶去其
何以有辭

孫燕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
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
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太
伯夷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伯
此太史公所為深憤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益可益也

數于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其首
有以無傳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緒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
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推引經傳之名文而卒歸之曰怨耶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尾而行益顯固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
青雲之無傳而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
則不出最初兩語載藉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孰謂子
長愛奇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終

楊慎曰自晉仲...

王叔齊為...

唐順之曰此傳...

橫自得非...

耶...

楊慎曰此傳...

段俱有...

管仲之...

致君之...

言交...

以天下...

結之...

伯之...

一傳...

一傳...

...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吳興凌維翰增補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出潁陽城漢有潁陽臨

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

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仲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

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

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鮑叔

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為貪鮑叔

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

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糾死管仲囚

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

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

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也姓之後鮑叔

子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

慈三日孤四日疾五日獨六日齊桓公以霸九合

病七日通八日賑九日絕也

微鮑叔則齊國一
身因耳故仲呼為
鴻鵠賢烈者皆叔
有矣是以君一書
叔也余故為其義
及穿穎時更為之
正有云

變約言曰前後述
管仲自言九而見
而敘事即在其中
矣此太史公傳記
下法也
茅坤曰以下並次
鮑叔之資譽以形
主之體

叔者也管仲亦
之死也管仲亦
上而而之
僕者曰非君不
子也此亦有說
乎管仲歷道所
以知也者太史
且曰士為知
者死而况為之
夜乎

是言德也而家
所註以言管氏不
知何故
唐順之曰丁鮑叔
案
無輕叔管子也嘗
是時冠帶之風甚
布焉其不以其
雄傑驚之氣對長
不下管子來輔齊
侯約來列國
雷動而封之其
所展布鴻圖蔚烈
於世人行之以鬼
小嘗焉夫今管子
嘗神尼則器小
與後世人物長
較短何如耶後世
被錄之士動輒張
口依之乎孔子謂
管仲卑卑無可
身為之何論匪舍
即群百六德蓋之
下矣矣下差平管

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當

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

步產。後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

雞。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不若也。治國

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以區區之齊。在

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

海濱。正義曰。齊國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惡。故其稱曰。素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

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

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四維不張。國乃滅。此

義三曰。廉四曰。耻。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

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

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費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慎

子者亦何可輕也

唐順之曰善因循

而為獨教可得仲

子晉讀

牙增曰決此一段

推碎管仲心

彼下一事即因

禍差福轉敗為

功所謂輕重權

衡也太史公連

下實字因而字

而管仲相桓之

霸業具見矣

柯維祺曰管子順

民後欲之論是矣

而予之為取則老

子之術耳太史公

謂申韓原乎道德

之意管仲死然平

按說苑云管仲

氣三歸之意以

自傷於民戰國

權衡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桓公

實怒少姬而索隱曰謂怒湯舟歸南葉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貴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

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

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

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詐諸侯由是歸齊故

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

之必先固與之是知此為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正義曰括地志

也婦人謂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

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

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

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

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

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

子日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

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遠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

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

名嬰平諡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

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

安縣屬高密國應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也

靈公名環莊公名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

不重肉妾不衣角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

曰謙讓非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

已功能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

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謂國無道則制

行即行可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

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

息於途例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此

東為入臣僕晏子解左膠賈之載與俱歸按與此

也

按順命謂直行

也

楊慎曰晏子之事

多矣而太史公詳

載此有深意焉

凌約言曰此等只

載越石父及柳者

一事見晏子而

能上及於太史

公

也

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詩曰記脫石
父下石是知是記
御者謂傳

光緒曰春秋
伯宗每朝妻必
戒之曰盜惟生
人氏其子
好直事必及於
准他如敬妻者
妾皆文流而行

君子然此猶其
貴者耳至於命
缺之事德其夫
敬與執蓋之妻
羞其夫為奴御
此猶田婦僕妾
者非而車誠備
行有反致者乃
知世間未始無
賢婦
楊慎曰晉書行晏
子前一段揆說後
下段議論却分說
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公
作春秋戰自人列
傳類其略略蓋本
善所自致子戰之
行下世有皆不論
也
劉知幾曰太史公
撰孔子世家多採

文小晏子出適之途解左駟贖之載歸弗謝入閭
異也晏子出適之途解左駟贖之載歸弗謝入閭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休縛反註
皇覽云晏子家在臨

淄城南淄水南相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
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是也山又云齊晏
嬰塚在齊于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外豈易
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及
管仲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
塚也

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
於知已者義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
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
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
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

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
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
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

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

損晏子性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下名形勢○索隱
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敷其書論錢
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及晏子
○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

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
十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
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
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

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軼事正義曰
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

論語有說此則取其本意以為世多有有歟
傳中所謂謂因而伐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計其權不足也然亦非充其才之故遷以無實言之
邪賢曰晏子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外之吾安得之雖然然與區
義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
舒雅曰執善之婦羞其夫為女子御太史公乃願為抑
鞭何式善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詐贖而生
平史游故書死能

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少之者蓋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子小之語曰將順其美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爲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順百姓之美匡救國相親者是管仲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成禮而出也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稟豆不掩有轉禍爲福危言獲全孔賴左在史忻執鞭成禮而去
人臣之炯戒也

如理字解在驂驥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抑義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若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鏗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爲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行餓寒者同乎哉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述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祭其心若鮑叔之爲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論也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爲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爲于濟事不服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是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誦于不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之語及令尹喜遇之之事以
既卒生而以
首知所終結之
中間連用或曰
或言而又結以
其知其然否正
應實知所終句
後隱君子句與
自隱無名子將
隱矣相應至老
子之子一段則
據其重商以竟
其所終耳世之
學老子教句乃
儒者不相能本
旨無為二句
篇之案或於未
後領之萬鈞筆
刀也此傳始終
亦幻真猶定哉
余有下曰按案
而行謂積累達
若今之竺然

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石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
縣也屬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
老子所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
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
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
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
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
輪故世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
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孔子適周將問
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也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
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
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推
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積上轉蓬也累轉行貌
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
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
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蓬蒿江東呼

葛東自家下點性
命虛無處
增趙恒曰經札三
百由札三千儒者
乘世立教之大典
而老子修道德無
為無不為以禮為
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故以為和骨之
陳言而執夫子以
騎氣洋洋與多參
態色以為問非所
問者其道異也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賈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
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
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曾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
此語文則水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
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之身吾所
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
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
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
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武
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

茅坤曰老子猶龍
以其所見遠能逃
于物之外
曾蘇轍曰梁武帝
曰老子修道而不
異於物孔子至以
觀比之然至不與
共斯世也捨此樂
政刑而欲行高於

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武
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

世孔子固知其義
柯維祺曰按莊子
列子所載關尹子
之論其言微妙以
道德為歸固藝文
志道家有開尹子
九篇論者曰即關
令尹也

楊慎曰老子傳著
老萊子太史儋之
疑莊子傳又志及
畏其虛不來至傳
之亦休也

茅坤曰史遷去孔
子五百年而老朋
與孔子遊已不能
定其本末如此

曰昔有柱下微言
五千五百餘歲之其
猶龍焉其氣致系
嬰兒以全不為物
先物莫敢先請誰
曰故厥教在玄
○晉書陸老聘贊曰
混元一氣夙靈靈
樞機萬而德真人
是備遇形為物乘
化無隔維焉理獨
遊世於虛名德獨
明眾聖為靈靈
上善閑惻群愚世
無聞尹執其味

按隱君子句結
數段且與自
際將隱相應乃
者氏千古所蒙
也

西南十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二百里
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
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于
偽於是老子迴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
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
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其為人
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亦知其奇為
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
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尹○索隱曰列仙傳是劉
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
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
關而老子果乘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
青牛而過也
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荒蕪為耨蓬蒿為室
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聚山播種五穀楚
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
可績而衣其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
遺粒足食也

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前古如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
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
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襄於
是云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
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二十一年此傳云儋即老
子也秦獻公與列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
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
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
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二本
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或
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
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于
此云封

段于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
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董倫曰先經數語以替老子亦變休也

柯維騷曰朱子謂莊子才高過老子又謂其不言老子亦所謂知者道之者也

光緒曰即力云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愚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又云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未始足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按空語無事實即所謂寓言也

因邑巴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

何必段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于宮宮玄孫假

索隱曰音古雅反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

為膠西王卯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細儒學索隱曰按細音黜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

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託老子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所造為而自化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

郭絲生述征記云蒙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兗州縣北十七里與梁

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寓言也故別錄云又作

之相對語云寓言又音寓寓奇也故別錄云又作

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萬言

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奇也

作漁父盜跖胠箠索隱曰胠音去胠音去劫反

胠音丘魚反胠音苦煩反胠開也胠箱類也此莊

子三篇名皆誣毀自苦煩反胠開也胠箱類也此莊

名譽咸以喪身非以誣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誣音

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誣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誣音

誣訛毀訾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

孔子也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

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

按此篇在內言
洗洋自恣以適
已處截上叙其
學下敘其事然
掩是以自憫無
名為務勝不得
其要本歸於老
子之言一句意

王世貞教王贊
曰洋生波國洗洋
自恣抑訖生焉
嘗托氏吹謂楚相
微牛以等上下千
載莫得而極請論
曰賦厥收道遙
余有下曰此傳思
極微好極中折

柯維騷曰司馬談
論大家指要曰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
正若臣上下之分
不可攻矣班固藝
文志法家凡乎申
韓與申韓由黃
老而流八千刑名
所謂無情之極至
于無恩者也
按論衡云韓用
申不害行其三
符其不復境蓋
十五年其後不
能用之又不察
其害矣然更破
因法于秦
呂居仁曰文章須
要說盡事情如韓
非諸書大略可見
某坤曰叙事處少
獨述非之說難一
篇可覽

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及妙雖當世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洗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使使厚

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

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

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

子亟去索隱曰音棘無汚我索隱曰汚我

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釣於濮水

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

大夫曰寧曳尾塗泥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

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

昭侯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

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

刑名著書一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

通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

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晉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

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晉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

曾郁離子曰韓非

子為政于韓其十

年韓貴人死守法

者無完家於是韓

多曠官王謂公叔

曰寡人欲用人而

韓之群臣幸無不

官者若之何哉公

叔對曰王知天種

樹乎臣文國東館

世其種樹之林

者松柏枯朽可以

為棟矣種之必三

五十年而後成其

下者為種柳檟檟

種之則生不過為

薪故以自計之則

棟梁之利緩而薪

之利速以歲計之

則薪之利一而棟

梁之利百臣俱種

之世享其利其以

術之書。索隱曰著書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

三十餘篇號曰韓子。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

論詆毀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非為人。口

吃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

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斯自以為不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教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

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之士。正義曰介冑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

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所用非所養。索

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非非常所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索隱曰又悲奸邪諂諛。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刑罰故觀往

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

曰言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

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

也外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

儲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

索隱曰

劉氏云

韓非之

歸於黃

老非為

人解非

為入口

苟卿

韓非

疾時君

以祿

索隱

曰言非

所用非

所養

索隱

曰言非

所用非

所養

索隱

曰言非

所用非

長文知所論
至所以親近不
疑為一段而以
知字連句文知
畫之難至此說
之成爲一段亦
以知字連句未
三引論作結
而中五處知則
難及不可不察
包蓋惟知難而
後不戰此
篇之大旨也且
深心世故曲盡
人情意極極深
辨極言極句極
音婉調極古雅
自是先秦文字
乃卒以此受我
陶淵明云嗟哉
韓非竟死說難
惜哉

知故言非吾知之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
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
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也又非吾辯之難
也亦文未爲難也尚非甚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
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供劉氏云吾之
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橫孟反又非吾敢
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雖是難尚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劉氏云
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
也言以人臣疎未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
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
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此
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
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問與前人心會
是難矣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
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
高情故遇卑賤必弃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
堯舜是爲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通正
謂司馬光曰探
心何預色而不
則邪佞誰譎無所
不至適足取死說
難篇蓋非其得意
之文最失意之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
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
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
商鞅說以帝王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故怒而不用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
利而詐作欲爲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入必欲
厚利詐慕名高則陽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收其說實疎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開其
前入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此之
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
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
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
覺悟便成漏如泄故身危也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
之端緒而引美善之

史記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史記卷三十三

按行即諫行言
與之行
余有下自此即所
謂大淺而言探者
也

余有下曰按謂所
說者其心有所為
至微也而顯言假
物以掩其私

余有下曰按謂論
說人主所愛之人
則疑以為借我而
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
厭其多而倦其
久也

議以推六主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也人臣事

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

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韓子作則

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

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韓子作則

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擗壞有盜却

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

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

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

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

所出者與知是則以為為問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

預知其計而說者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

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勃夫

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不

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已

正義曰問音紀寬反說彼大人之短與之論細人

則以為為權索隱曰韓子刑權作賣重謂薦彼

正義曰渥也人臣事

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

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韓子作則

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

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韓子作則

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擗壞有盜却

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

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

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

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

所出者與知是則以為為問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

預知其計而說者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

而說者彊令為之○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勃夫

彊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不

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已

正義曰問音紀寬反說彼大人之短與之論細人

則以為為權索隱曰韓子刑權作賣重謂薦彼

按知去古後自以為得也

按秦王松非而李斯亦非其有傷於同計同行者

盡正義曰儒者乃亂以說者陳言順人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彼自

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所自其失

之乃為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

說上無以已意而文問之足以甲下之謀自敵於

上以致謫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

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自多其力則無以

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耶主欲

行義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

陳言無傷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

甲乙也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

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無失也又若人

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則可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無所拂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

即不拂特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

於君也亦無別有所擊射排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擯按韓子作擊摩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正義曰拂也當為拂作古字假借耳拂違

匡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霽滿君臣道合乃

敢辯知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

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上之道難也韓子

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

知盡之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

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深計而不疑交爭而

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

光緒曰韓子汗也之上有今以吾言為幸廣而可以所用而振世十五學文氣較順

何子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閔其忠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律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而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數焉

不罪。適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澤既渥深許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持此說之成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秦穆也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一手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正義曰汗音烏故反庖虜是滯則非能任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自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鄭城縣界廼以其子妻之因問

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允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木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史記卷六十三 卷六十三 卷六十三

董份曰非卒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喜之也哀哉按此乃結出說難三意

茅坤曰斯以世宗非一節罪不可追

李廷机曰後世亦竟為趙高所沮此天道好還之理此商鞅坐倉大無驗者而卒以自殺何良後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處竟以刻急自滅其身此者各論夫人之事而結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
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條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議之曰免黃老焉何耶
歸有光曰太史公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入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日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正義人或傳其書日說者能不犯入主逆鱗則庶幾矣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弄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至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歟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于戶以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寓西兌莊蒙桀桀申書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

列傳或致人合傳
皆連書不與今合
讀之尤見其奇自
此以下每八界斷
提頭必小司馬之
謂也

知悲彼周防

終曰李斯
藉下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
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
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
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學
而上達者屬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
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
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
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不
入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
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
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
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
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
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
日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妙也老子八十
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
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胼胝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鑿者予
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火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而固行而逆施者以僕

為不愛公予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
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撥而陰助
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
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
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於商鞅以法治秦
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在
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
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
及韓非之學址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
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
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
余觀太史公之言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
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
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上刑名于韓
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
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
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
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
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
 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
 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網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
 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
 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翁之必固張
 乏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
 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
 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
 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
 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如趙奢李
 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荀卿傳附淳于
 影慎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
 牧如韓王信盧縮傳附陳豨如樊鄴傳附
 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緜如張丞相傳
 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鄒生陸賈傳附朱
 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
 平津傳附王父優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
 如曹劌諫讓傳附專諸荆軻其論贊或事
 或兼無
 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
 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

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
 原于道德之意若子家遺之句則知韓非
 皆出于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

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

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

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

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

茅坤曰列傳傳以
末法為案

穰苴曰史記司馬
穰苴齊景公時八

也其事甚備然戰
國策云司馬穰苴

為政者也潘王殺
之大臣不親則其

去景公遠矣大史
公取戰國策而作

史記當以戰國策
為據

凌約言曰直故賤
惡法不行而請所

寵所集蓋逆知其
必不用命而欲藉

以行法也立表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漏折實之意也明矣至于小表決漏而其意已失矣待周軍至借實在其計中而不悟耳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齊不能禦委嬰乃將獲首為將道未出師以後期誅責人莊賈以君之使馳道斬其驂駟三日聞之公解圍進去此所謂失聲以奪敵之氣不戰而屈人之兵公求之而齊四之兵民文武悉靡心於田氏蓋手足之疾愈而腹心之病不可救矣故子謂田氏之篡齊安嬰與有罪焉穰苴亦之宗人甲乙也

唐順之曰此身孫子斬先姬之意有某坤曰斬實之事漢以後不可行矣吳寬曰兩御三軍則三軍不用命遂可決勝于千里矣案待燕晉圍風散師而後知穰苴可謂知兵者某坤曰將必有此一着然後能訓軍旅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日按旦日謂明日日中謂日中穰苴先馳至軍索隱曰穰苴先馳至軍表下漏待索隱曰表下漏待賈索隱曰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索隱曰什音赴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枹音浮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駟以徇三軍索隱曰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駟以徇者正義曰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者殉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甕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

此作卑

○死委餘權云司
馬田穰苴傳人或
疑之以左氏不載
也按晏子云景公
飲酒夜移於司馬
穰苴之家而穰苴
門曰君至穰苴介
冑擗戟立於門曰
諸侯得微有天子
大臣得微有政者
乎君何為非將而
夜辱公曰酒錯之
味金石之毒頭與
將軍樂之穰苴對
曰夫亦薦席陳盤
簞者有以臣不敢
為也此事可傳

按考要云和原
號太公因原名
因有田故世
家云太公求為
諸侯周天子許
之十九年田和
立為齊侯和亦
子桓公午立桓
公卒子威王因
齊立以不云和
為侯似開也

楊慎曰以哀其溢
美也
○趙慎曰閔廓深
遠以兵法之揖讓
言之雖三代之兵
亦未能竟其閔廓
深遠之義也則司
馬兵法閔廓深遠
之文亦少穰苴言
且然况穰苴為區
小國行師何暇
及其揖讓乎不揖
讓便非詐謀之威
所論所擬非其倫
也意如此

必耳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
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
水北去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
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
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
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
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豹
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
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
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
正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
之法正義曰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
有二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若夫穰苴區區為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
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
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覆彼寇退
壁法行司馬
實賴宗威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
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高
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
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
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

卷之五
穰苴列傳

以為景
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
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二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二卷案
十二篇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

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

可於是許之出官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案隱曰隊徒對
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

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披吳越春秋云
吳王登堂向南
風而嘖有頃而
嘆群臣莫有就
王意者十有深
知王之不定乃
孫子問以兵
法每陳一篇王
不知足稱善
按通篇以兵法
二字作骨直次
武以兵法見其
王意動一姬為
名將後次膾炙
靡消俱變兵法
而讀以兵法為
齊威王師及死
龍消顯當時傳
後世者皆兵法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也篇終結兵法
二字題寫相
應

茅坤曰斬王之宥
姬二人此與田穰
苴孰非貴同律

楊慎曰不願下觀
蓋有憾下殺二姬
也

何大復曰古者未
子之遺將死為推
轂曰問以外將軍
制之故果王用孫
子而寵姬戮魏王
用穰苴而莊賈誅
二君者非不願寵
幸也知將亦可以
寵幸也

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
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越使使下令曰索隱
日趣音促急也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
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方焉孫武既成越絕書曰吳縣
武家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
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七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
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
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索隱曰臏類怨反龐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
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
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

童儉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釐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於射金而不可以施於軍旅指鼓之間乃有欲相射為軍法者何也

余有乃曰穢義實為擊非亦戰也

王釐曰其不審

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

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也孫子曰今

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

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

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

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

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

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

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

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

也救鬪者不搏穢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音善

怒益熾矣按穢謂也此元擣虛索隱曰此音白結反

相排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元拒也擣者擊也

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須批之彼丘若

虛則衝擣之故今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元擊擣彼虛則是事今

梁趙相攻輕兵鈐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

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

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

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田忌從

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

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

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史記卷五十五 孫臏列傳

田忌

茅坤曰孫臏威龍
 與韓信者水陸同
 韓信以孤軍深入
 趙危地非為背水
 陣則不可誅之空
 壁而出遂空壁而
 出遂則夜半而隨
 二千人間道而伏
 趙壁之若若者以
 拔趙幟而立漢幟
 矣孫臏疾走大梁
 故知龍威之輕之
 以各為帥也且為
 威龍則可以誘其
 擊我之心而借日
 併行以孫信曰併
 行以遂則多阻
 隘彼且不及而而
 吾為快以張之矣
 唐順之曰此非是
 將略也所稱載于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
 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
 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
 蹶猶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
 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
 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先行逐之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
 下於是冷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九天之上動于九
 天之下蓋不必朱
 石之間而勝者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
 隱謂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弟坤曰吳起傳本
 諸家之言而成又
 所以首尾无呼應
 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
 攻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
 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
 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

唐順之曰借惡者
 語叙起事

入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者二十餘人而東出

董分曰魯人惡之
 者必惡之于君也

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
 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
 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

不宜用魯君子

王世貞曰太史

公著其起殺妻求

將事而韓非子亦

云起衛人也使其

妻織組而幅狹於

度兵子使更之其

妻曰諱及成復度

之果不匡度吳子

大怒出其寶以之

弟重於衛君乃因

以衛君之重請吳

子不所遂去衛而

入荆也合三說見

之為起妻者不亦

哉

王維禎曰蓋罵起

所以得士之心

茅坤曰附循者將

之先與廉直同

董份曰述此便見

起能使士卒死戰

董份曰本克謂起

貪而好色而此言

其廉平又云節廉

豈其性本貪而因

欲立功名故曰矯

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

策而文法少異

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

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

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

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

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

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

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

言起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歎不赴殺妻將魯是也

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

能亦何異乎陳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

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之吮索隱曰吮音七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

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

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日

今河南城為道之皇甫謐曰壺關有修政不仁湯

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索隱曰劉氏披紂都朝歌東邊別有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世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

德武王殺之由世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

德武王殺之由世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

王雪意吳起所謂
左孟門右太行者
即此兩山相對者
也信險我姑記之

按此與文侯時
李克權璜論相
同律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或言平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
以太公何索隱曰呂氏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魏置相相田文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於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
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弗如田文田文既歿公叔為相索隱曰韓尚魏公

按太史公只以
於是一句收括
上文後言下段
毫無滲漏何等
筆力

茅坤曰起之入楚
多戰功太史公並
為虛語以序次之
而不及其治共合
戰之更合哉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
其僕曰吳起為入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
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
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
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
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
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
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
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
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指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
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

按吳起在衛則
則魯君最乏將
齊則公叔寔之
相楚則費威射
刺之臣其所遣
然我現太史公
首著其殺妻
節非魯人惡起
者言則起猜忍
之性所知不合
不足怪也
黃震曰按穰苴之
斬在魯孫子之斬
二姬益號令嚴整
雖素不知兵者可
使也太史公譏孫
臆穰苴謂明矣然
不能發救患于被
刑吳起說武侯以
形勢不德然行
于楚卒以刻暴亡
其軀嗚呼不仁而
善用兵亦為有首

全者哉
按孫吳正所謂
能言者未必
能行之也

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歿宗
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
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悼王
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
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歿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
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
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
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
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十三篇美人既斬良
將得焉則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

賢慘傲事楚
後留權

史記評林卷六十五

史記評林卷六十五

